

福瑟文學舞台 詮釋極簡詩意

北京時間10月5日晚，2023年諾貝爾文學獎花落挪威國寶級劇作家約恩·福瑟(Jon Fosse)，而這一結果，見證了舞台與文學間美妙的華爾茲，也再一次證實了文學廣袤的內涵。 文：草草 綜合中通社、中央社報道

■2021年，《霜遇》由邱廷輝執導。
攝影：Thomson Ho
香港話劇團提供

■《有人將至》中文版劇照。 網上圖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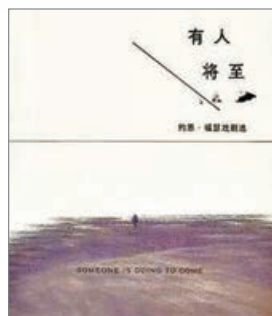
來自戲劇大師易卜生故國的約恩·福瑟生於1959年，其作品兼具詩意和荒誕特色，同時高度關注人際疏離等現況，在國際和挪威先後獲得了40多項大獎，在國際文壇備受注目。他2010年斬獲戲劇至高榮譽「易卜生國際藝術大獎」，在此之前，這項大獎只頒發過兩位戲劇大師，一是英國劇作家彼特·布魯克(Peter Brook)，另一個則是法國女性導演、劇作家莫虛金(Ariane Mnouchkine)。福瑟在歐洲文壇及戲劇界相當活躍，其劇作演出叫好又叫座，截至2019年已出版28個劇本、14部小說和9部詩集，可謂是當今戲劇界最負盛名的人物之一。

語言風格「大道至簡」

若要描述福瑟的語言風格，大概可概括為「大道至簡」，在動靜聲色中蘊含強大情感張力。這種精簡風格甚至有了自己的詞條，被稱作「福瑟式極簡主義」(Fosse minimalism)。他的戲劇對白富含節奏感與音樂性，包括「靜默」亦是他常用的表現手法。從內容來看，則往往取材於十分平凡卻引人共情的生活場景，例如家庭生活、親密關係中的孤獨與背



■2017年，福瑟《暗影》於香港上演，圖為宣傳單張。 香港藝術節提供



■2014年，上海譯文出版《有人將至：約恩·福瑟戲劇選》

叛。他能夠巧妙地挖掘出「日常」中的「戲劇性」，進而傳達觸及生命本質的思考。

舞台藝術手法與福瑟的文學創作相輔相成，交融為一。

福瑟奪得諾獎，再一次顯示了文學的多樣性。這早已不是孤例。2016年，諾貝爾文學獎就授予了美國唱作人鮑勃·迪倫(Bob Dylan)，以表彰他「在偉大的美國歌曲傳統中創造了新的詩歌表達」。儘管他獲諾獎的爭議至今猶在，可更加無法否認的是，在流行音樂這種舞台藝術的加持下，其文學創作的傳播可謂插上了翅膀。

然而，戲劇舞台比流行音樂「小眾」許多，未必能大力助益福瑟作品的傳播。不過，其作品迄今已被譯成近50種文字，而首次落地中國的卻是在戲劇舞台，而非書頁上。

那是在2010年，福瑟的劇作《有人將至》由鄒魯路翻譯，由上海戲劇學院與易卜生國際聯手製作，在華上演。福瑟曾說，亞洲首先搬演他劇作的國家是日本，東京版的《有人將至》曾讓他感嘆，東方人彷彿比西方人更能理解他的作品。而中文版的《有人將至》則讓他更加震撼，「達到了我前所未見的、難以企及的藝術高度」。自此他對中國戲劇、乃至整個中國文化產生了深深敬意，認為中國文化與藝術是如此博大精深，而當它體現在戲劇舞台上的時候，

又是如此地巨細靡遺、渾然一體。

停頓沉默是拿手好戲

福瑟的作品極為精簡，卻能透過留白與停頓對觀眾產生莫大衝擊，在千禧年過後的歐洲文壇及戲劇界產生極大影響。作家、藝術策展人謝佩霓受訪時表示，福瑟的作品在法國非常紅，而且叫好叫座，是繼易卜生之後，挪威被關注最多的作家。

謝佩霓表示，福瑟寫小說起家，不過真正讓福瑟大紅的還是劇作，福瑟的戲劇走一種極簡風，而且是「超級」極簡風，故事主題不外生命、愛情及死亡，但人物幾乎沒有名字，可能是路人甲、隔壁的阿嬌或公車站每日相遇的人。

謝佩霓說，停頓和沉默是福瑟的拿手好戲，福瑟的戲劇迷人之處就是能反覆使用沉默的力量。她指出，福瑟的文章沒有太多形容詞及副詞，連標點符號都用得精簡，沒有驚嘆號及問號，不用過多言詞去影響讀者或觀眾的情緒，劇情經常在面對一個情境忽然說不出話來，用停頓、空白去描述不可名狀的情緒，但這個瞬間往往是情緒最飽滿的時刻。

福瑟作品另一項特色是對語言的懷疑及寄託希望，故事人物常因人物彼此的代溝而陷入無法思考，最後留下愧疚，比如遺憾對方無法說自己的語言，遺憾自己不會說年輕人的語言，但福瑟同時透過戲劇傳達，語言不通或充滿代溝，並不表示無法溝通。

謝佩霓說，福瑟在劇場界造成最大的衝擊是他的戲幾乎沒劇情，顛覆人們進劇場期待一定要有戲劇性、有情感、有高潮，但實際上人生就是一直不斷進行且看來平淡的生活，他不多做解釋，也不過度介入節奏，一切交給演員。福瑟擅長透過平庸性、普遍性來重新看待生活，這些看似平淡的人與事，每天不斷發生，卻容易被忽視或遺忘，他的戲劇期盼能重新建構現實，在反覆中構構出人與人之間的情感。



■約恩·福瑟(Jon Fosse)
路透社